

方氏族譜

世宗公字翼天  
號可菴秘監  
房坑吳派庭  
室公之孫字  
瑞中

巴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劉克莊

方君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秘書仁岳者其後尤顯

世至君之曾祖監丞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廷實左朝散郎宗

正少卿兩世俱贈大中大夫父盛朝奉大夫南恩州贈大中大夫

君以父任為藤州鐔津衛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

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備差遣為使屬虜

許寶謨見堂上餘班堂下君爭虜不能奪伴語未訖盡考以

君溫見責又欲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

可乎虞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  
循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官今縣與汀贛潮梅接壤固阜深阻  
姦宄伏藏君弛鹽禁而盜清蠶舍庫隘絃誦稀少君作私學而士  
邦改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  
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騷動君才高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  
玉虹橋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管  
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縣有難事太官必曰非方君  
不可郡瀕洞庭丁亥夏潦民皆筏居君適慮囚僚郡所過行視水

災擅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交薦權  
州事前守童堽拘抽客米未用也總領檄取之君曰木屬州不  
總領與君可矣因言州頃被火未復舊觀盍留其半以葺州乎總  
領怒誣奏君興土木為游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于  
鼎山川辟萬州廣西辟潯州皆不報嗚乎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強  
禦剛也挾貴征利勢也守職抗論理也國家于士大夫欲其剛不  
欲其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君之所遭如此蓋不勝柔理  
誠于勢其來久矣噫夫君仕宦三十年常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

始患舊疾始脾胃以紹定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至朝散郎

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鈞次鑑先卒次鑑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文賦里北山吳坑之原君玉立美髯風度蕭散琴書

猿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楷遵媚有黃

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

人精鍊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

他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材公卿悲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菴

銘曰宗卿仗節遇故宮手攀陵栢號悲風還奏有淚濺袞龍紹興開禧時

不同祖主復讎孫和我憤平恥歎著舊室反復前事思遺忠

信孺公

方氏遷莆籍

信孺

宋嘉祐辛酉

信孺

方氏之先舊譜以為長史府君由光州固始避地於此而殿撰府  
君所撰墓誌亦不得狀謂唐廣明乾符之亂七世祖避地於閩今  
為莆田人七世祖長史也殿撰府墓誌中又謂其先廣明中從王  
審知入閩獨紹興丙子族人廋所撰薦福碑則謂長史終于故地  
招魂葬于烏齊山諮議實有平巢之功至長官乃官守於之治產  
于莆而終於此地其說雖他無所見然與前二說大不同信孺竊  
疑其誤

世

信孺公

年緒舉光壽三州兵三千人區吏民渡江自南康薄臨汀入漳浦秋八月次南安緒為前鋒將所擒奉王潮為將軍審知潮之弟也初與潮皆隸緒軍中母子幾不相保何暇及他人哉大抵莆田諸大姓多稱自光州而來者或然則當在光啓之年從王緒而不在廣明子孫雖以訛傳訛不特一墓誌之謬且舊譜稱諮議初中和閩平巢上攻則不應長史中和已前先入閩矣長史果為莆人則不應招

以葬又稱長官嘗為温州安固尉王潮之觀察福建也實景福二

年而温州至乾寧初則為吳越所有固未有已從王氏於閩後仕

於吳越者元其尉於吳越未有兩浙之前則閩至廷翰始置百

官又未有後五十年僅為縣令况閩永和以後秘監已為員外郎

自元啓以來上下四十九年不應長史至少監已傳四世歲月歷

歷可覆信孺斷謂其先或為固始人未可知長史實終于故地諮

議府君為威王府屬王氏必不能驅之南奔長官府君亦未嘗仕

於乾寧以前當為安固尉自乾寧以後至後唐天成以前福



贈  
不能北歸而歷宰三邑又皆在福州所以家于莆田因以長史諮  
議二府君招魂藁葬焉此無可疑者紹興之殯誠為足證信孺敬  
詳著于篇以祛子孫之惑

三

大琮曩日不以諸姓墓誌者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  
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  
始之來有二光啓中王審知兄弟自固始攜諸姓入閩此光啓之

固始也。又前此晉永嘉亂，林王陳鄭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在晉永嘉避地遠來，豈必一處而曰固始哉？況永嘉距

光啓相望五百四十餘年，而來自固始，前後昭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漈先生集，謂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降秦宗權，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以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當

固始。其實非也。然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

娉事曰：武寧辛巳，鑄宦江南有清江同姓人攜寺丞寶謨叔所辯  
長史自固始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因念此編不  
得之族長而得之他鄉，其為寡陋甚矣。蓋知長官因官入閩，遂家  
于莆，猶在唐世，援據明白，其為祛惑信矣。敬錄于前。

### 郡志名臣傳

方信孺，字子也，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  
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  
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

仇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債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遣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二年上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將何以答之仇胄瞿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及環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返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請藩割地則

非也  
仇子仁慈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也

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  
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大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  
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  
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  
辨對不少宗浩之曰前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  
興兵復讐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  
報書曰和與戰候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諫官議所以

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  
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以為卑屈況名分  
地界哉且以回上之本朝興在兵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

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弱強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

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

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

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

高師也

高師也

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

信所<sub>以</sub>然。然亦充金帛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  
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  
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須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  
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  
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  
取散關。今<sub>又</sub>欲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  
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  
孺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

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  
弗就已而王柝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柝  
白廟堂信我孺首於強復未易告語之時信孺出其難柝當  
其易柝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至敵人不能掩也乃

詔信孺自便

出宋史  
本傳

尋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竄發被旨同

廖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余靖墓擒赤  
水峒賊首戮之轉承議郎知道州首鼠不檢土號十虎者飾濂溪

閱元

山遺俄提點廣東刑獄奏縱屬郡久不決



奉即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樽自出新  
智以漕計之餘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六  
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幸者必歸其喪與孀遷淮東  
轉運使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  
知其所由後歲旱儀真守將決水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  
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空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  
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